

歷史與空間

藤蘿

文：馮磊

2001年夏天，在朋友的介紹下，我到北京去謀生。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。一個酷熱的下午，百無聊賴的我打開北京市旅遊圖，一個叫陶然亭的地名映入眼簾。彷彿是瞬間，我的腦海裡閃出一個念頭：「就是它了。」

一小時後，我來到一個叫白紙坊的站牌下。沒費太多周折，就找到了紀曉嵐的故居。紀氏老宅就在路邊，已經被人開闢做了飯館，裡面翠聲喧嘩，讓人目眩口呆。我呆站在那幾間老房子前，有些落寞，又有些不甘。

我無法想像，二百多年前的某個黎明，大學士紀昀是如何從這裡出發，坐着轎子到紫禁城裡去候旨的。當年，這裡曾顯赫一時，曾是達官顯貴們聚會的場所，也是文人雅士的神往之地……但是，眼下已經物是人非。前主人的輝煌並不足以為老宅提供永久的庇佑。二十世紀末，它成了女招待和酒鬼們的天堂。

我準備打道回府。但是，當我轉身準備離去的時候，無意間發現了附近的一叢綠蔭。準確地說，是一大抹綠色。

這是一株藤蘿。我看到它的時候，陽光正猛烈地打在行人的臉上。與肆無忌憚的太陽相比，它顯得有些尷尬和被动。在它的旁邊，豎着一塊牌子，上面寫明了它的歷史，它確實與那個名聲顯赫的文人有關。這棵紀昀親手種下的藤蘿，總算給臭氣烘烘的酒館挽回了一點面子。百多年來，它就那麼靜靜地立着。春天發芽、長葉，秋冬時節枯黃、凋零。一年又一年，就這麼靜靜地存在着，有那麼一點倔強。

2003年，我調整工作單位，到了一所中學教書。新單位工作繁忙，但是大家的生活照樣多姿多彩。冬日的午後，我們把椅子搬到背風的小陽台上。我偶爾會寫一首詩，或者輕聲讀幾行詩歌；十八歲就在《青春》雜誌上發表頭題小說的李老師喜

歡研究林黛玉；音樂組的呂老師會偶爾來壓腿、吊吊嗓子；年輕貌美的韓老師總是提到她在北京讀博士的弟弟，或者她那在某大企業集團工作的老公；教書成績極其優異的王老師每天反覆揣摩他即將上演的公開課；小巧玲瓏的小馮女士則搗鼓盆栽或者編織，她是我們辦公室公認的淑女與好人。

每個傍晚，辦公室裡都會迴盪着沙寶亮《暗香》。尤其是周末或者晚上，我們偶爾會去附近的餐館或露天燒烤聚會。如此詩一般的生活，並不是這美好的全部。我們的校園裡，還有株三十多年樹齡的藤蘿值得提。

三十年前，這所中學草創。不知是哪一位前輩栽下了這株藤蘿。三十年後，它已長成一片綠蔭。酷熱的夏天，上完一節語文課，我有時會拎着一本《大學精神檔案》或者一本詩集，到綠蔭下納涼。盛夏的驕陽毫不留情地打在它龐大的冠蓋上，偶爾從密密實實的綠葉間透出幾絲綠色的微光，讓人感覺生活的美好。

我喜歡藤蘿。在所有的花花草草中，只有它最倔強。為了更多地接觸陽光，它總是盡可能地仰起頭，不屑與其他的綠色植物競爭。尤其是一有機會，它就生發出蓬勃的綠蔭，把濃郁的香味留給酷熱難耐的人。

單位有位姓孔的老人，當年住在教師宿舍的二樓。他已經七十多歲，老伴早逝。因為與兒子關係不好，沒有別的去處，就只好借住在學校裡。熟知的人告訴我，孔老師是個有故事的人。早年，他參加工作不久就被打成右派，經歷了漫長的磨難之後，再次進入課堂教書。一九八〇年代的最初兩年，社會上流行接班。當時，他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，按照慣例，如果孔老師主動提出退休，是可以給兒子安排工作的。

但是，孔老師的身上有着其它時代的人所無法理解的純潔與固執。一九八二年，孔老師選擇了離崗休息，但是沒有讓兒子接班。老孔說：「孩子應該自食其力，我不能讓兒子佔國家的便宜。」二十年以後，同事們私下裡提到這個人，以及他那四處奔波以求闖口的兒子，大家都感慨萬分。面對那個獨孤求取一樣倔強的老人，同事們大多選擇沉默。生活是自己的，誰也沒有權利對別人說三道四。

我喜歡讀書。坐在藤蘿搭建起的綠蔭裡仰望，偶爾會看到年邁的孔老師蹣跚地從一樓往二樓打水。沒有人照顧他，他那滿腹怨恨的兒子早就把他的工資卡拿走了。那個生活艱難的中年人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的父親，只是每個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，讓



他自生自滅。

眨眼間，又是十年。我又調了單位。有一次，到上級主管部門辦手續，聽到別人提到當年的老孔。他已經死了。據說，臨死之前，他曾經找到學校的領導反映自己的困難。他提出，希望自己臨死之前，單位可以協助他解決兒子的住房問題。他的要求不高，房子有五十平方就可以了。

面對他那匪夷所思的請求，領導們全都沉默了。孔老師一直生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三十多年來，他始終沒能完全融入這個商業時代。很久以後，當我和一個老者談到老孔的故事，他只是長長地嘆了口氣，他說：「其實，我們一直都不懂老孔。」

再次見到藤蘿，是在一次拜訪中。

我的一個朋友，在本地一所小學當校長。去看望他的時候，我無意間發現了一株茂密的藤蘿。後來才知道，那竟是我十多年間朝夕相處的伴侶。朋友說，這株藤蘿是撿來的。原來是我之前的單位要建高樓，幾棵二十多年樹齡的塔松都被人要走了，只有這株藤蘿無人搭理。小學校長偶然得知了這棵樹的歷史，心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再後來，他抱着試試看的心理打聽了一下，中學校長竟很愉快地答應了。

我站在這株藤蘿前，有幾分親切，又有幾分疼惜。它的一根側枝已經乾枯，就像一條疲倦極了的虯龍，真的睡着了。但是，其它的部分都顯得鬱鬱蔥蔥。後來，我把這株藤蘿的故事講了一遍。那位小學校長耐心地聽着，臉上竟多了幾分凝重。離開的時候，我再次看了看它。面對這棵花樹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青年時代。在內心深處，因此產生了濃濃的暖意和感激。

十多年間，在我，這株藤蘿意味着靜謐和寧靜；在孩子們，則意味着更多的遊戲和快樂。人與人不能永遠走在一起，人與樹也是如此。有時大家久別重逢，內心深處感嘆一聲，也是最好的交情。

書若蟬蛻

文：葉輝

石的呼吸

也斯不在了，他已遠去二十七個月了。最近兩次公開或半公開講話，我都說到也斯的島嶼遊記寫得相當特別，他每每選取非常特別的角度，讓熟悉的離島忽爾變得若有若無之感，比如他筆下的吉澳，名為《吉澳的雲》，他筆下的破邊洲，名為《石的呼吸》……那雲，那呼吸，大概就是從虛處寫實了。

他年輕時喜歡與友人到處遊覽大大小小的離島，有一回，他跟詩人馬若一起從水路遊覽破邊洲，其後寫下了《石的呼吸——記破邊洲》：「船駛近的時候，看見前面那山崖，果然像是給人破開，劈出一道裂縫。山都是石壁，像蜂巢、像杉木、像榴槤、像動物的四肢重疊。石都是有生命的。石崖近海的低處，有一個洞穴，像是石頭呼吸的氣孔。石都是會呼吸的。」

那是1978年，馬若著有詩《破邊洲遊記——寫給也斯》為記（刊於也斯主編的《大拇指》周報文藝版）：「炎夏，一九七八/七月，星期四/上午，已是日曬雲蒸了/我們在西貢僱船/出東海/往破邊洲」；侵蝕再侵蝕的巉岩「因着角度的不同/因着光影的轉移」，「在灼熱/烤背的陽光下/等待着/船隻繞過/被削掉半邊的山/你說像果殼/我們就停止於兩山之間的水道/船家放下小艇/讓你划着/難忘的景致/迅即展開/一切超乎理想」，「我們笑着/如此無拘無束地/笑着並且確信/海洋和天空之偉大/無法掩藏心底的歡躍」。

這首詩的末段說：「企圖試探另一洞穴/裡面深邃幽暗/看不見甚麼/觸摸不到甚麼/而穴口 石塊粉紅誘惑/黏附豐滿的蜆殼繫繫/岩頂有水滴落/我們側耳細聽/回首 恍恍惚惚/我們還期待一些甚麼」，「友人，當我們猶豫/生命正沸騰/我們還期待一些甚麼/進去！/進去！」

也斯的《石的呼吸》與馬若的詩似有呼應：「艇擱淺了，洞很淺，艇停在那裡，浪從背後推過來。浪從大海湧入洞穴，又退出。浪搖動艇身，但艇擱在那裡，晃一晃，又停下，不動了。你成為岩石的一部分，像那些石化的貝殼，張着口。在那黑暗中一千年，好像是一片死寂。不，還有呼吸的聲音……」。「爬上小艇又爬下小艇。晃動，擺盪，顛簸。小艇向下沉，下沉，水淹過艇邊，人也下沉……漁船也微微顛慄了。在那邊，岩石板着臉孔，海浪卻一下一下地擦擦它。」

遙想破邊洲，那是一塊有如被刀斧砍破開來的石頭，遺留了一億年前超級火山的歲月痕迹，行友稱之為「破邊神峽」——話說三十年前，我曾追隨李君毅在大壩上遙看「神峽」，崖壁因移步而開，亦因移步而合，唯有走至峽門正中央，方可瞥見一道巨大的光之縫隙，直通東海，要是再走下去，島與半島之間的縫隙便漸漸縫合起來了，消失了，時空景變堪稱神奇；那石猶在，猶呼吸至今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禪心(五) 唐代高僧神秀

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

神秀(607-706)禪宗五代弘忍的大弟子。中國禪宗的北宗開創者。與六祖慧能的最大區別是主張漸修。詩中明白地告訴我們，對身心都要時常檢討並改正。神秀雖未得五祖傳衣鉢，但晚年極受武后尊崇，迎到宮中供養，尊稱為「兩京法王，三帝同師」。

我們且不去管神秀和慧能之間的衣鉢傳承的故事。就從修行來說，我自己是認同漸悟的，並且認同修行也是漸修的。有一句話「臨時抱佛腳」，是指平日不修行，遇事才去求佛，這是沒有用的。

生活點滴

文：蒲繼剛

在火車上看風景

好久沒坐火車了，前幾天又有機會坐火車出遠門旅行。

車在江漢平原上行駛，那正是五月，鮮花開滿了江漢平原的大地。這時，桃花、油菜花已經老去，玫瑰花、野薔薇花正在田野盛開；已經拔節、抽穗的麥子鋪蓋在廣闊的江漢平原上，一望無際。星羅棋布的湖泊裡，青青的小荷已經冒出湖面，而滿樹潔白的槐花正在怒放。這是江漢平原的五月，這是火車上迎面撲來的五月。青翠碧綠的原野，縱橫交錯的河流，星羅棋布的湖泊在奔馳的火車旁交相輝映，重複上演。我坐在火車上，所有的風景，飛馳而來，盡收眼底。

天已經微微發亮，有了些微光。我起了個大早，貪婪地看着窗外的風景，暗夜的河流在微微發笑，田野籠罩在薄霧之中，如同給大地披上了一層面紗。漸漸地，天愈發亮了，風景一片片撲面而來，又一片片離我而去，讓人看得心醉。

從十幾歲開始坐火車，在火車上看風景，我總是對這片山川、河流、平原、湖泊百看不厭，這片美麗的土地，雄壯的景色總會激起我內心無窮的想像力。在火車上看風景，那些風景總是撲面而來，隨心而動，讓我的思緒插上翅膀，在心的天空中飛翔。我覺得，在火車上

是看風景最好的方式，車不停地向前開着，風景不停地從遠處奔來眼底，只要你願意不停地看下去，風景會一直追隨着你，給你不斷的驚喜。

三十多年前，坐一趟火車出遠門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。那時的火車票總是那麼短缺，車上總是那麼擁擠。我曾經在火車上三十多個小時，沒有座位，只能隨便坐在過道上，人走過時，還得馬上站起來讓路。但我依然忘不了透過車窗，去看外面的風景。等我坐完這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，腿腫得感覺不會走路了。但等我蹣跚着住進旅店，腦裡出現的卻還是火車上飛馳而來的風景……

車廂裡放了一首阿牛的《桃花朵朵開》，這清新活潑的歌曲，配上五月江漢平原上的風景，很貼切，如同古人的詩配畫。《桃花朵朵開》過後，是汪峰的《北京，北京》。這首歌曲一下打動了我：「我們在這歡笑，我們在這哭泣，我們在這活着，也在那死去……」是的，我們在這片土地上活着，在這裡歡笑、哭



廣闊的江漢平原風景美麗。

詩意偶拾

文：蔡世武

端午節遐想(外一首)

華夏端陽祭屈原
晨包粽子午划船
懷王亡楚遺民恨
夫子何須吞巨澗

賽龍舟

三通鼙鼓帥旗揮
九艘龍舟令箭飛
棹影劈波亮萬劍
吼聲撼岳響千雷

手寫板

文：元三

腿腳的豐碑

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片綠地上，我遇到一個特殊的雕塑藝術群。這是一群約三米高的，各不相同的有關人體的雕像，共有數十尊，皆由鑄鐵澆鑄。每尊雕像都不是一個完整的人，而是人體的一部分，且是下半部分，即腰部、大腿、小腿、腳。雕像最為突出的是人的腿與腳，這些粗壯而強有力的腿，開闊厚實的腳板，使我聯想到這是一群彪形大漢，虎背熊腰，正在不停地挺進，誓將越過千山萬水，冰峰峽谷，沙漠荊棘，不畏任何險阻、艱難、困苦，去追求自己的理想、機遇與幸福。

這是一組現代雕塑。現代雕塑屬於現代藝術，而現代藝術往往不能被大多數觀眾所理解。甚至連現代藝術大師的作品，如畢加索、達利等人的作品，藝術專家也很難做出準確的闡釋。我曾寫過一本《文學藝術審美》，兩冊八萬冊。寫的過程中，我專門瀏覽了許多現代藝術的資料，但我至今對現代藝術的理解，還是偏重於理念方面，對於一些具體作品，仍然隔山隔水，不甚了了。但當我置身於這個腿腳雕塑群中時，我的審美觀念的大門突然開啟，靈感滾滾而來。

著名的生物進化論學者達爾文說過，人是由類人猿進化而來的。由類人猿進化到類人，就進化了多少萬年，由四腳走路變成兩腳走路，前兩腳變手，能直立行走。能獨立行走後，腿腳的行走任務加重了一倍，功莫大焉。而獨立行走促使腦部發生變化，重量與容量都增加了，職能複雜，有管思維的大腦和管運動的小腦。

馬克思說過，人與動物的主要區別，起始於人能獨立行走。又說，勞動造就了人。所以，人類的腿腳是人類進化的偉大轉折，是值得熱情謳歌的。還有一層解釋是，人的一輩子不斷用腿腳追求，權利、自由、理想、幸福，都是用自己的腿腳追求來的，而不是由任何救世主恩賜的。據我理解，這群雕像是對勞動的頌歌，是對人類自身進化的頌歌，是對人類追求理想與幸福的頌歌。

這是人類腿腳藝術的豐碑！

試筆

文：黃秀慧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如果我能有叮噹的一件法寶

在我的童年裡，「叮噹」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。小時候的我對叮噹不太熟悉，雖然總會聽到它的名字，但也只限於知道它是大雄的夥伴，會變出許多法寶來幫助大雄和他的朋友，而那些法寶中比較出名的有竹蜻蜓、時光機、隨意門、記憶麵包等。

曾經我最想擁有叮噹的隨意門。記得我曾聽過一首歌，裡面有一句歌詞是：「現實中，有太多事物嘲笑着我。」以前，當我被媽媽責罵的時候，心裡只想着快點走，但卻又不敢，所以一直渴望能有一件法寶可以將我迅速帶離，不再聽到任何聲音。我並不是覺得媽媽煩，而是做錯事後我總是原諒不了自己，只想躲在一個人沒人的地方放聲大哭，大喊一聲「我錯了」。但我不能走，也不可能走。

以前我年紀小，沒有什麼學習壓力，在生活上對自己也沒有太多要求，更不會給自己施加壓力。我以為世上所有人都是好人，更以為所謂的「背叛」、「欺騙」、「自私」等，都是電視裡才有的東西。但漸漸長大，曾經被我天真地以為只有在電視裡才會出現的事，開始出現在周圍的人甚至是我自己身上，我才明白原來那些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我開始想逃避，期盼能有一個隨意門帶我立即離開這一切，去到一個和平、簡單的天堂，那裡沒有自私，沒有貪念，更沒有欺騙。

遇到壓力的我，曾經是軟弱的，只是一味想要逃避，想要借助隨意門的力量，不顧一切地離開。或許在別人眼中，隨意門是一個可以使人隨心所欲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旅行工具，但對我而言，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帶我逃離現實。現實是殘酷的，它毫不留情地使人懊喪不已，使人不想正視一切，內心不知所措，卻又無力改變，只剩自責、傷心、絕望……那時的我若有隨意門，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離開。

但那只是曾經，現在的我已經不想再逃避了，我會努力應對所有困難，因為那才是真實而完整的生活，有彷徨才有成長。如果現在我有隨意門，或許就只是把它當成一個普通而又方便的交通工具了。